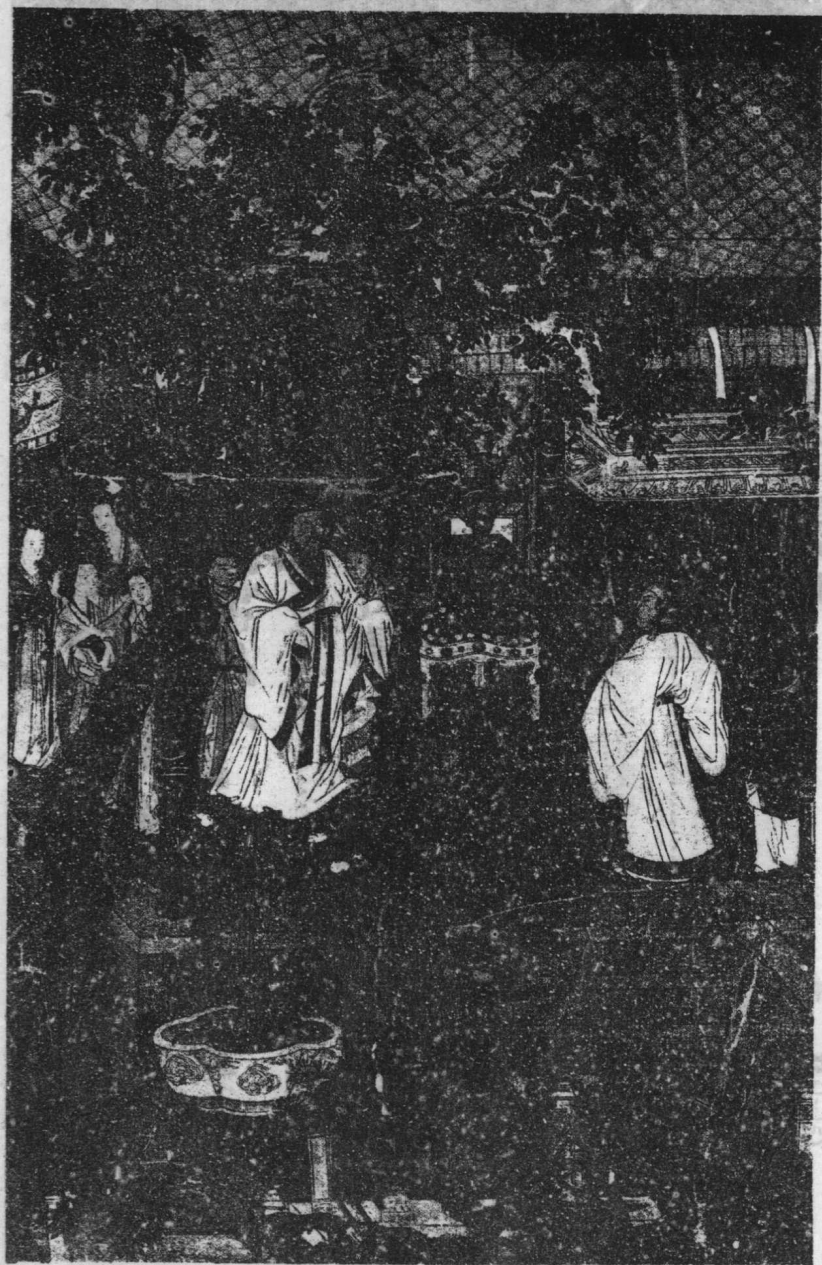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VOL XVI NO 12

小 說 月 報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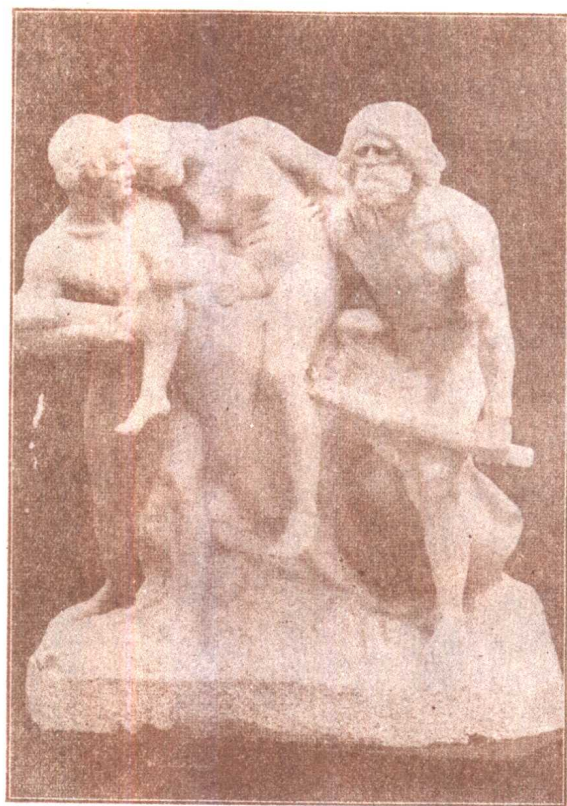


第 十 二 號 卷 六 十 第



仇英作

金谷園遊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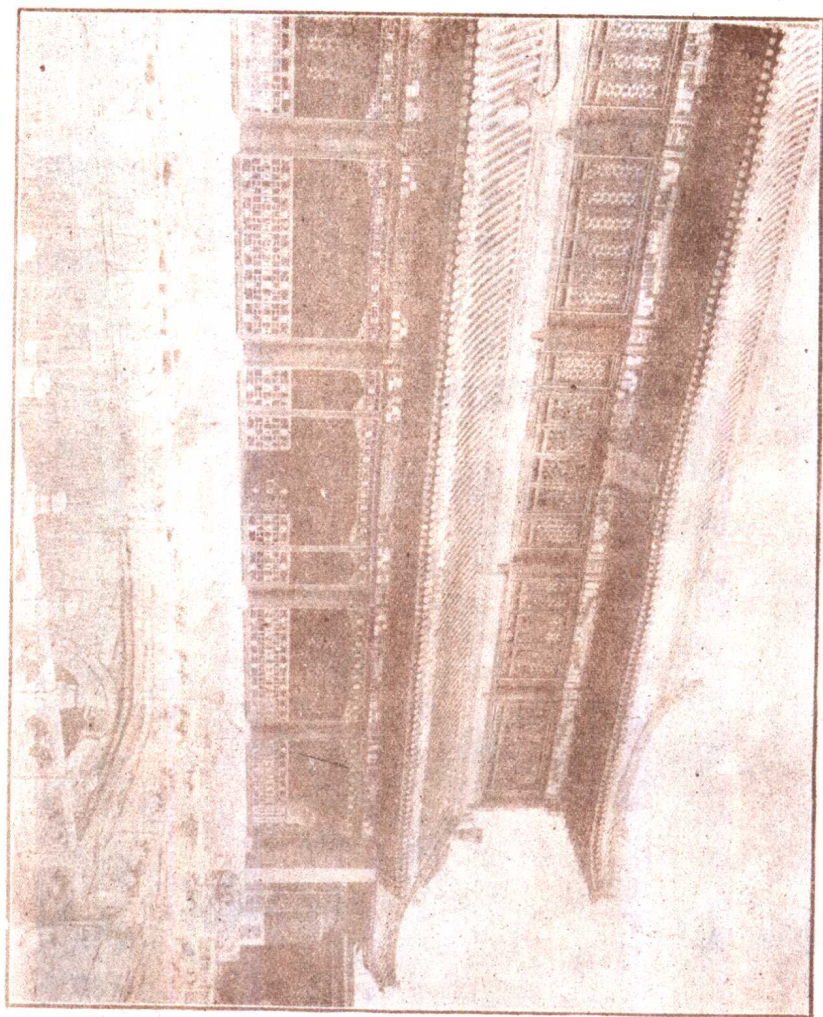
石器時代

法國 Dailon 作



Leda 與 鵝

法國 Mailland 作





書庫四閣內閣淵文
揭標所代表時印承備預館書印務商爲簽票的上書

小 說 月 報



“黃昏”（陳鵬）

Cycle Spackman 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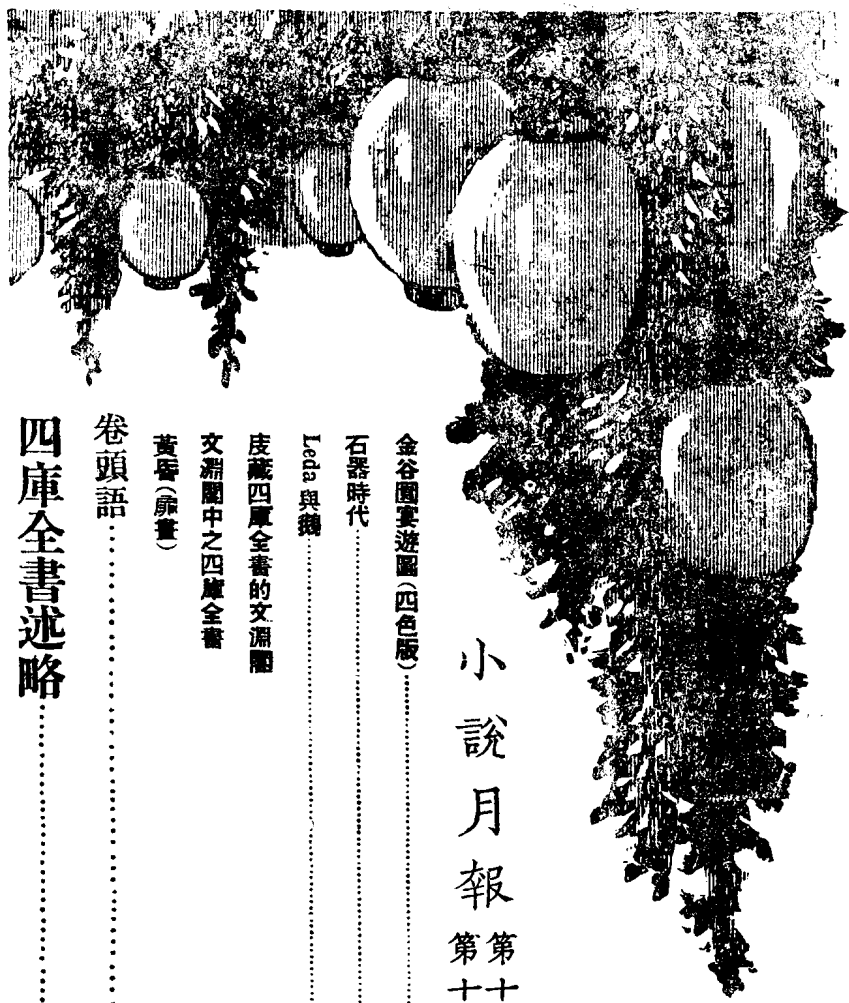
第 十 六 卷 第 二 十 號

最可使人們戀念的是懇摯的或偉大的工作。

偉大的帝王過去了，辛勤的作者過去了，然而我們見着金字塔，見着長城，我們總不由得會想到他們。

偉大的著作家，飄逸如仙的詩人也都過去了，留下的是他們的動人心腑，移人情思的工作。我們笑，我們哭，我們悲悶，我們憤怒，一拿起他們的工作，我們便置身在他們的創造世界裏了。

惡毒的讒彈，不過是秋晨的一層冷雨，他們無蹤痕的過去了，留下的是偉大的懇摯的工作。



小說月報 第十六卷 第十二號 目錄

金谷園宴遊圖(四色版)..... 仇 英 作

石器時代..... 法國 Dallon 作

Leda 與鶴..... 法國 Maillard 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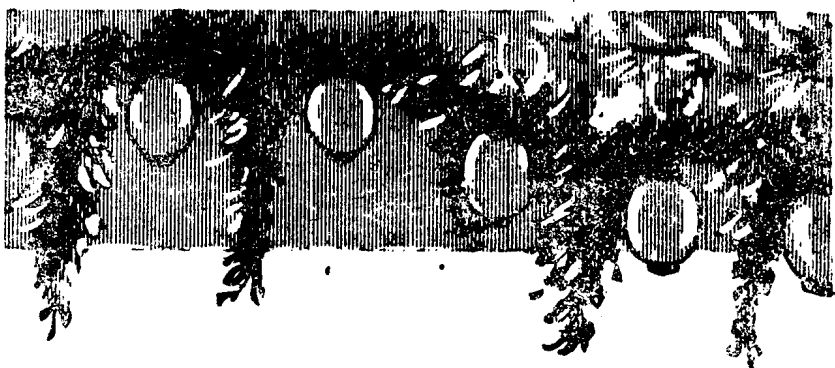
皮藏四庫全書的文淵閣

文淵閣中之四庫全書

黃昏(扉畫)

卷頭語..... 西 諦(二)

四庫全書述略..... 王伯祥(一〇)



隱匿

許傑(一九)

習作

Pablo Picasso 作

兩封信

謝位鼎(一七)

香護婦(鑲雕)

Icart 作

誘

含星(一七)

危機

廣隱女士(八三)

猶太文學與考白林

海鏡譯(一六)

狐狸和葡萄

調孚譯(六)

魚與天鵝

日本·小川未明·著

曉天譯(一四)

日出之前

(五) 德國·赫卜特曼·著

耿濟之譯(一五)

文藝界的國際聯盟

從子(一六)

秋曲……………英國·濟慈·著……………朱湘譯（一）

有一座墳墓……………朱湘（二）

歌……………朱湘（三）

答夢……………朱湘（四）

多婬……………英國·丁尼生·著……………傅東華譯（一六）

珠兒的祖母……………胡雲翼（一〇）

素書……………偃丁（一六）

文學大綱……………鄭振鐸（二三）

第二十二章 十八世紀的德國文學

列那狐的歷史（五）……………文基譯述（二四）

文壇雜訊……………記者（一）

最後一頁

四庫全書述略

王伯祥

四庫全書是歷來官修書中最偉大的一部。當時的政府竭了十年之力，把國中夙有聲望的學者十數輩集中在都門之下，無間寒暑地勤搜博考，才得編訂成書，則此書的價值，概可想見。從事此役的人竟自加稱許，說「分網列目，見義例之有條；按籍披圖，信源流之大備。水四瀛而山五嶽，倖此壯觀，前千古而後萬年，無斯巨帙。」（見永瑤等奏進四庫全書表）這固不免過譽，然此書要為中華歷代的文獻所歸，則可以堅信而不疑。

自來官藏的典籍，每因朝家更迭，先後亡佚。如董卓亂兵的剖散圖書，縑帛作帷囊，梁元帝被俘時的自燒圖籍，十四萬卷，這一類的事情，幾乎代不絕書，竟是無可倖免的老例了。便是時代較近，聞見較切的永樂大典，也因寇亂和盜竊的關係，早就分散缺失，莫窺全豹。獨四庫全書以當時彙錄副本較多之故，到現在居然還有幾部完整的存留着，這不是中華文獻的大幸麼！

這樣一件巨大的工作，實在不是容易擔當的，所以可議的地方，一定在所難免。——如纂修的動因是否挾有別種不純的作用，搜輯的古籍是否已臻完備，編次的方法是否部居的當，固然都是絕大的問題，不容不加深究。但我們為寶愛文獻的熱情所掩，覺得此書的歷史價值極可驚異，似乎後來的求全責備很不足以折服當時在事諸人之心。我們要求得一個平允的真相，且把這些枝節的問題暫擱一邊，先看一看那時的時代背景究竟是怎样一個局面。這背景認清了，然後對於這次纂書的經過情形才得灼然自見，而這事影響於學術界的真正得失也可以隨時顯露，無煩鉤索。

請先一究這事的起因。

中華素以昌明文教自任，重視載籍，三千年來就這樣的一脈相承，沿爲習性了。可是歷代的君主文人雖儼有尊禮重樂考文獻獻的雅興，却總沒有十分了不得的舉動，以爲鼓吹休明的盛典。爲什麼一到清朝開國百年以後，偏偏在那戎馬徵調，力征經營的當兒，從從容容地完成這件所謂『稽古右文』的大業？那真是很該注意的一個大問題。固然當時國力充盈，社會上一般的生活比較的安定，使學者容易致力於所業，是一個根本的原因；而且憑藉着先人的成績，加以整理，也自然有後來居上的可能。但上歷漢唐，下逮宋明，右文之君不一作，却不先不後地把這件驚人的工作落在一個異族入主的野皇帝手裏，那真不能令人無疑了。誰知這事的所以能够急速成功，正因爲當時的皇帝是個外來的異族。

清朝以異族入主中國，所靠的不過武力，在自負文化素高的漢人眼睛裏，簡直瞧不起他們是配做優勝的民族。何況海內初定，明朝的遺臣尙多生存，又難免不以逸民自居，慨然有故國之思呢！便是清朝的自身，他也知道力征經營固然要在耀兵閱武方面大做工夫，而同時發生的善後問題，也不能不注意到精神方面的消融。所以一方面尊崇黃教來撫輯蒙藏的人心，一方面便利利用着科名等等的引誘來安頓漢人的疑慮了。清聖祖首先看到這一層，便在常科之外特於康熙十五年（1716）詔開博學鴻儒科，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，在外督撫布按及學政，都各舉所知，疏薦送部，想把那班山林隱逸都羅致了去，備顧問著作之選。一面更努力求書，勅撰了不少的洋洋巨製，如佩文韻府、淵鑑類函、數理精蘊、曆象考成、音韻闡微、康熙字典、韻府拾遺、駢字類編、分類字錦、子史精華等數十種。這樣一來，果然有效，當時被薦的，雖有呂留良、李顥、傅山、黃宗羲、魏禧、顧炎武、萬斯同、應搢謙等那樣的咬定不就，而湯斌、朱彝尊、施閏章、毛奇齡、李因篤、陳維崧、汪琬、潘耒、尤侗等諸名士却已紛紛入彀了。於是稽古右文之名已立，無形中使牢籠着不少優秀的分子，消弭了不少輕蔑的反響。後來世宗高宗繼立，更得沿襲成規，放手一做。因此，雍正初年有古今圖書集成的輯成，而乾隆元年（1736）十四年（1749）又兩度詔

舉博學鴻詞（因避當時御名，遂改弘儒爲鴻詞），且陸續纂成三禮義疏、明史、通鑑輯覽、皇朝通典、皇朝通志、皇朝文獻通考、律呂正義、大清一統志等諸巨籍。所以在當時真做到了「重熙累洽，謳歌盈廷」的局面了。

但這是正面的顯示，那知他背後竟鬱結着一股極濃烈的慘霧，瀰漫在這頌聲之下呢？原來清帝明知中國這樣大，人口這樣多，「夷夏之防」的觀念又這樣深，縱使撈到幾個足以代表遺民思想的人物安頓了，而一般反側的人心一時又那里收拾得盡，所以他們祖孫相承的唯一心傳，便是監視知識階級的言動。然而他們方且以「同文之盛」相誇飾，當然不肯彰明較著地蠻幹，而自居秦皇焚坑的惡名，所以借着提倡文教的大招牌，一面採訪古今遺書以博右文之譽，一面擴拾疑似抵觸之詞以興文字之獄，於是他們認爲反對或挑撥的言論，便可利用君主刑賞的大柄來從容銷滅。

我們便據當時的官書看——自然比私家的記載來得冠冕——從順治二年（1645）黃毓琪瘦死獄中起，直到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尹嘉銓被殺止，其間更歷三朝，彰彰可考的文字案件已有三十一起，前後殺身、戮屍、破家、覆宗的把戲，不知演了多少回；其餘薄受譴責，或爲親友拖累的，更是指不勝屈，而且也不足爲奇了。至於禁書的舉動，自從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起始搜查以後，迭次有很嚴厲的諭旨勒令各省隨處查檢銷毀，至四十七年（1782）據兵部所報，先後共燒毀二十四次，銷毀的書凡五百三十八種，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卷。然而清高宗的疑心還沒去掉，到五十七年（1792）上索綽老老實實地嚴諭說，「江蘇、浙江、江西等省，素稱人文淵藪，民間書籍繁多，所以不能禁絕者，皆由督撫等視爲等閒……」了。

綜計上面所述的文字獄，其中有十一案——竟占三分之一——都發生在四庫全書館開幕以後，而銷毀禁書的事件，又恰恰在這開館修書的期間中實現。這不是當時修書的主要目的所在麼？所以纂修四庫全書的動機，實只是時君猜忌遺民——要借此徹底處置已所不欲的言論思想——的一念所引起，不過那時國力充實，便同時伴起這樣大規模的豪舉罷了。

乾隆三十七年(1772)正月，有一道極有力量的上諭，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古今著作，他要蒐集的目標很大，凡「歷代流傳舊書……自當首先購覓……旁暨九流百家之言……亦應備爲甄擇，又如歷代名人泊本朝士林宿望，向有詩文專集，及近時沈潛經史，原本風雅……並非剿說危言可比」者，均應彙行查明。這便是促起編纂四庫全書的最近原因。那時大興朱筠適任安徽學政，奉到了這項上諭，他便奏請把原貯翰林院中的永樂大典派人檢取尋閱，揀其中「世不經見」的古書，分別搜輯出來，並條陳着手進行的方法極爲詳備。但下軍機處議覆的當兒，頗爲諸城劉統勳所不喜，以爲「非政之要而徒爲煩」，打算把這件條奏打銷。多虧金壇于敏中的幫助，竭力斡旋，才得議准覆奏。於是三十八年(1773)的春天，便連下兩道諭旨——二月初六日和二月十一日——答應舉辦此事，並申言「將來辦理成編時，著名四庫全書」，蓋正式的開館纂修，也就從此託始了。書館既開，各省督撫所採訪和藏書舊家所進獻的書籍，自然陸續送到，源源不絕，因此，用圖書集成校覈永樂大典(見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諭旨)的規模逐漸擴大，竟有網羅古今已刊未刊的四部(經史子集)書勘成一編的大計畫了。

開館之初，即以軍機大臣爲總裁，于敏中便選取翰林中書官二百餘人充校對官，入館任事；而獻縣紀昀和上海陸錫熊實爲始終其事的總纂官，譜例編次多出他們的主張，每進一書，必撰成提要一篇，附帶呈覽。這樣計日程功，足足經過了十年，前後參與此事的職官，竟達三百六十餘人，直到乾隆四十七年(1782)全書才得告成。綜計

經部

易經著錄一五九部一七四八卷，又附錄八部一二卷，存目三一七部二三七一卷(內四六部無卷數)，又附錄一

部一卷

書類著錄五六部六五一卷，又附錄二部一卷，存目七八部四三〇卷（內一〇部無卷數），又附錄一部四卷。
詩類著錄六二部九四一卷，又附錄一部一〇卷，存目八四部九一三卷（內八部無卷數）。

禮類著錄周禮之屬二二部四五三卷，存目三七部二七七卷（內三部無卷數），又附錄二部二四卷。儀禮之屬二

部三四四卷，又附錄二部一二七卷，存目九部一〇五卷，又附錄四部二二卷。禮記之屬二〇部五九四卷，又附錄二部一七卷，存目四一部五五四卷（內一部無卷數），又附錄四部七卷。三禮通義之屬六部三五卷，存目二〇部三一〇卷（內一部無卷數）。通禮之屬四部五六三卷，存目六部二四七卷。雜禮書之屬五部三三卷，存目

一七部八七卷（內三部無卷數）。

春秋類著錄一一四部一八三八卷，又附錄一部一七卷，存目一一八部一五二一卷（內一部無卷數）。

孝經類著錄一部一七卷，存目一八部五三卷。

五經總義類著錄三一部六七五卷，又附錄一部三六卷，存目四三部三四九卷（內七部無卷數）。

四書類著錄六二部七二九卷，存目一〇一部一三四一卷（內一部無卷數）。

樂類著錄二二部四八三卷，存目四二部二九一卷（內四部無卷數）。

小學類著錄訓詁之屬一二部一二二卷，存目八部六四卷。字書之屬三六部四七八卷，存目六八部六〇二卷（內二部無卷數）。韻書之屬三三部三一三卷，存目六一部五三七卷（內七部無卷數）。未了附錄六藝綱目一部二卷。

史部

正史類著錄三八部三七三九卷，存目七部八五卷。

編年類著錄三八部二〇六六卷。存目三七部八四七卷（內一部無卷數）。

紀事本末類著錄二二部一二四七卷。存目四部二六卷（內一部無卷數）。

別史類著錄二〇部一四八五卷。存目三六部一三〇六卷（內三部無卷數）。

雜史類著錄二二部二七三卷。存目一七九部七五七卷（內七部無卷數）。

詔令奏議類著錄詔令之屬一〇部八二二卷；存目六部六六卷。奏議之屬二九部七二六卷；存目九〇部八一八卷。

（內一〇部無卷數）

傳記類著錄聖賢之屬二部七卷；存目三二部二三一卷（內三部無卷數）。名人之屬一三部一一三卷；存目一〇

五部四九四卷（內三部無卷數）。總錄之屬三六部八〇八卷；存目二〇九部二三四八卷（內六部無卷數）。雜

錄之屬九部二一卷；存目五八部一一三卷。又別錄六部八卷。

史鈔類著錄三部四八卷。存目四〇部一六一九卷（內一部無卷數）。

載記類著錄二一部三八〇卷。又附錄二部九卷。存目二一部一〇六卷。

時令類著錄二部二九卷。存目一一部一二〇卷（內一部無卷數）。

地理類著錄總志之屬七部九四一卷；存目一七部四三七卷。內三部無卷數。都會郡縣之屬四七部二七五二卷；

存目一〇八部二四六七卷（內三部無卷數）。河渠之屬二三部五〇七卷；存目五二部二四五卷（內二部無

卷數）。邊防之屬二部二四卷；存目二一部八三卷。山川之屬七部一一三卷；存目九七部九〇〇卷（內二部無

卷數）。古蹟之屬一四部一二五卷；存目三七部三七二卷。雜記之屬二八部二二三卷；存目四二部一七六卷（內

二部無卷數）。遊記之屬三部一五卷；存目二一部一二三卷（內二部無卷數）。外紀之屬一七部九八卷；存目三